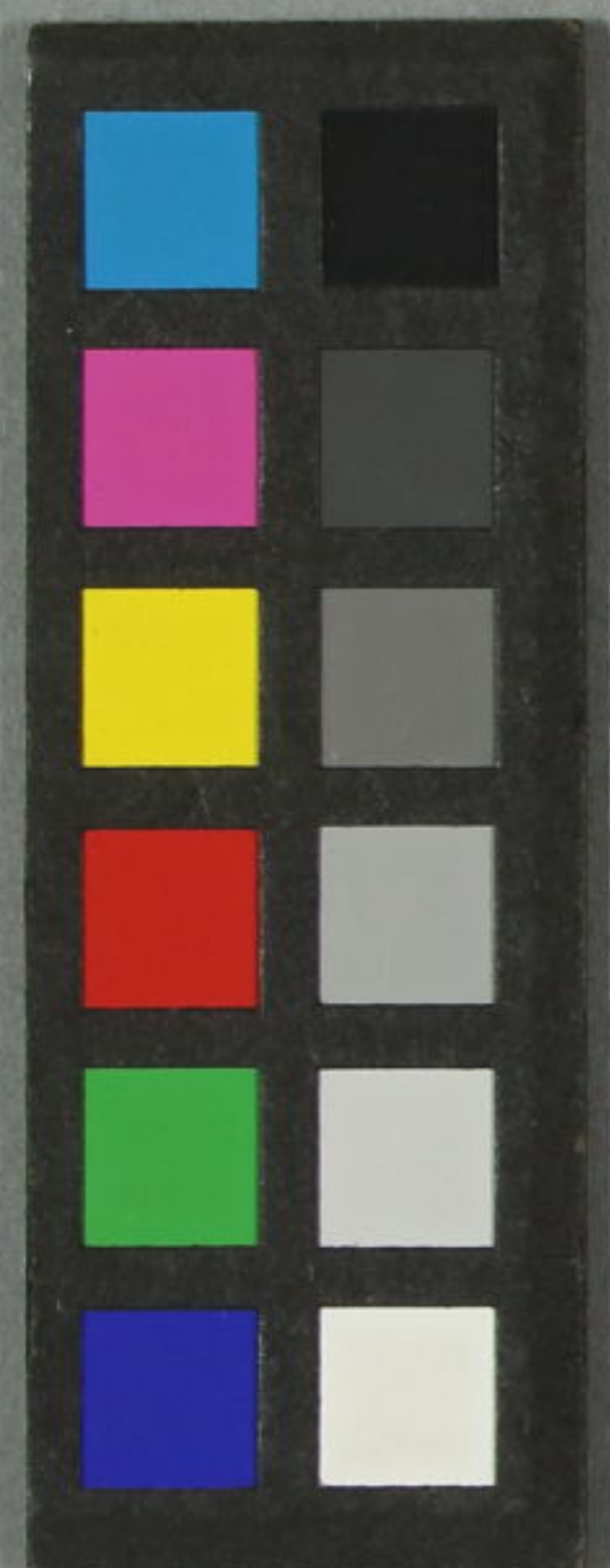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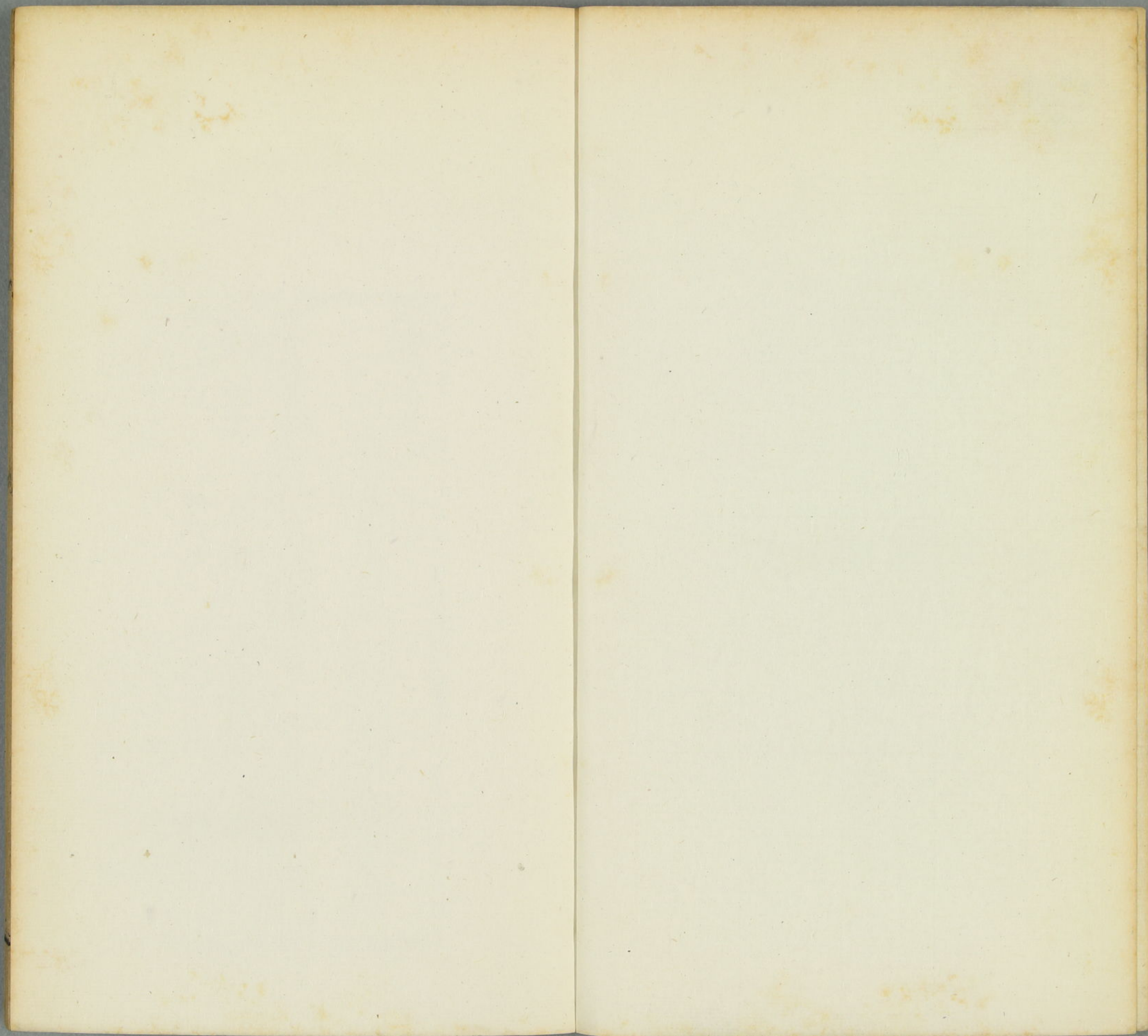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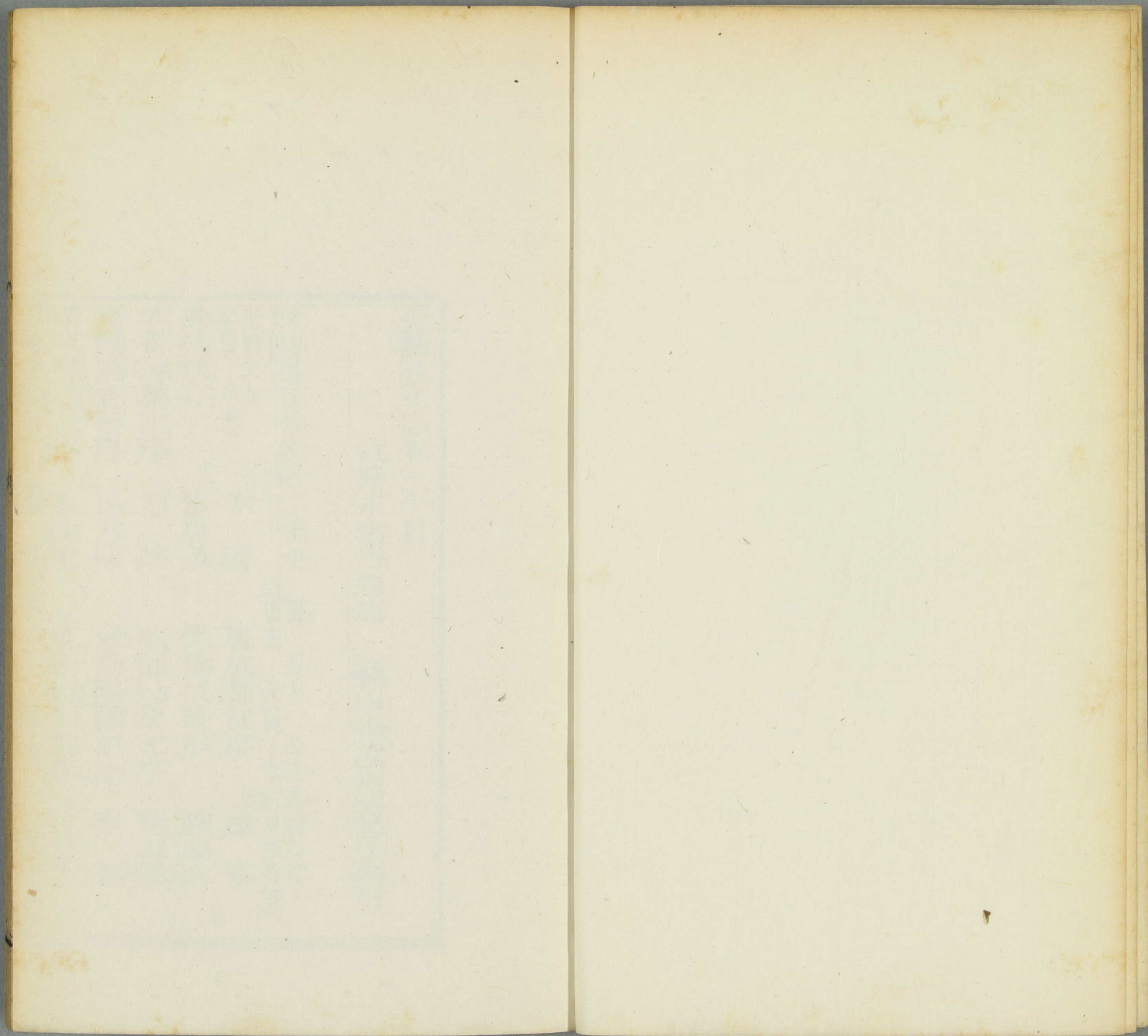
全蜀藝文志

和6  
2033  
15



和 10  
2033  
15





全蜀稅文志卷三十目

江陵朱雲煥退唐 樂山張汝木君偉重刊

華陽國志序述

巴漢中蜀南中公孫述劉二牧劉先主劉後主大同李特雄期壽勢

先賢十女後賢序志

晉常璩

唐成都記序

唐盧求

蜀檣杙序

宋張唐英

蜀檣杙後序

陸昭達

成都今古集記序

趙抃

成都今古集記序

范百祿

華陽國志後序

呂大防

重刊華陽國志序

李奎

續成都集記序

王剛中

成都今古丙記序

范成大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

目

讀月草堂

成都結丁記序

胡元質

成都文類序

袁說友

成都志序

明費著

四川成都志序

明彭韶

序豐都志目錄

楊孟瑛

夔州府志序

劉瑞



全蜀稊文志卷三十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序志序

華陽國志序述

晉常璩

巴蜀厥初開國載在書籍或因文緯或見史記久遠隱沒實多  
疎畧及周之世侯伯擅威雖與牧野之師希同盟要之會而秦  
資其富用兼天下漢祖階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晉分益為寧司  
馬相如嚴劉李本君平楊劉李本子雲陽成子名鄭伯邑尹彭  
城譙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畧舉其隅其次聖稱  
全蜀稊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賢仁人志士言為世範行為表則者名挂史錄而陳君承祚別  
 為耆舊始漢及魏煥乎可觀然三州土地不復悉載地理志頗  
 言山水歷代轉久郡縣分建地名改易於以居然辨物知方猶  
 未詳備於時漢晉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圖簿歲集司空故人君  
 學士蔭高堂翳帷幙足綜物土不必待本紀矣曩遭厄運函夏  
 酒埋李氏據蜀兵連戰結三州傾墜生民殲盡府庭化為狐狸  
 之窟城即蔚為能罷之宿宅遊雉鹿田棲虎豹平原劉李本鮮麥  
 黍之苗千里茂雞狗劉吳何李之響邱城蕪邑莫有名者嗟乎  
 三州近為荒裔桑梓之域曠為長野反側惟之心若焚灼懼益

遐棄城隍靡聞迺考諸舊紀先宿所傳并南裔志驗以漢書取  
 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畧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  
 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  
 篇號曰華陽國志劉李本作記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  
 此下劉吳何李本接寫無空位通古今表功勳而後旌賢能恨璩才短少無  
 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博李本咨流離困瘵李本方資腐帛  
 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劑滅者多故有所闕劉李本  
 作缺吳何本猶愈於遺忘焉此下劉李本按蜀紀言三皇乘祗車  
 出谷口秦宓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紂蜀亦從行史記周貞  
 全蜀稅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王之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此谷道之通久矣而說者以為蜀  
 王因石牛始通不然也本紀既以炳明而世俗間橫劉本作橫  
 有為蜀傳者言蜀王蠶叢之間周迴三千歲又云荆人鼈靈死  
 屍化西上劉吳何李後為蜀帝周襄宏之血變成碧珠杜宇之  
 魄化為子鵲又言蜀椎髻左衽未知書文翁始知書學案蜀紀  
 帝居房心決事參伐參伐劉李本與此同吳何則蜀分野言蜀  
 在帝議政之方帝不議政則王氣流於西故周失綱紀而蜀先  
 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  
 安得三千歲且太素資始有生心死死終物也自古以來斷死

者能更生當世或遇有之則為恠異子所不言況能為帝王乎  
 碧珠出不一處地之相距動數千里一人之血豈能致此子鵲  
 鳥今云是鶴或曰鶴周今按說文云蜀王望帝姪其相妻慙亡  
 望帝望帝戶圭切所言與蜀志所述相似爾雅亦云鶴周于鶴鳥也出蜀中四海有之何必在蜀昔唐  
 帝萬國時雍虞舜光宅八表大禹功濟九州后稷封殖天下井  
 田之制序庠之教由來遠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  
 於我老彭則彭祖本生蜀為殷太史夫人為國史作為聖則仙  
 自上世見稱在昔及周之末服事于李本秦首為郡縣雖濱戎  
 夷亦有冠冕故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人劉吳何李之國也至



于李本漢興反當荒服而無書學乎漢書曰郡國之有文學因  
文翁始若然翁以前齊魯當無文學哉漢末時漢中祝元靈性  
滑稽李本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骨應作聊著翰墨  
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  
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綜其理數或以為西土嶮固衿帶易守  
世亂先違道治後服若吳楚然故逋逃必萃奸雄關鯁蓋帝王  
者統天理物必居土中德膺命運非可資能恃險以干常亂紀  
雖饕竊名號終於絕宗殄祀何者天命不可以詐詭而邀神器  
不可以僥倖而取也是以四岳三塗陽城太室九州之險而不

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產古無輿國夫恃險憑危不階歷數而  
能傳國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孫劉氏以敗於前而諸李踵之覆  
亡於後天人之際存亡之術可以為永鑒也于運犯歷破家喪  
國可以為京觀也今齊之國志貫之一揆同見不臣所以防狂  
狡杜奸萌以崇春秋敗絕之道也而顯賢能著治亂亦以為獎  
勸也其序曰 先王經畧萬國攸分厥甸巴梁式象縣辰九俊  
述職賦政以均佐周斃紂相漢亡秦實繁其民世載其俊述巴  
一 維天有漢鑒亦有光實司羣望表我華陽炎劉是應洪祚  
攸長述漢中井絡啟耀文昌契符茫茫禹績畫為九州功冒  
全蜀稊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晉天率土以休光靈遐照慶祚爽流邦家濟濟世德球述蜀志第

三 蠢爾南域在彼要荒漢武德振蠻貊是攘開州列郡幽裔

來王柔遠能邇實須才良甄德表劉本表字空李本作勿失以明紀綱述

中志 第四 赤德中微巨猾何本誤滑干吳何本篡白虜乘釁致民塗炭

爰迄靈獻皇極不建牧后失圖英雄迭進覆車齊軌蒙此艱難

述公孫述劉 政去王室權流二桀劉李本瓜分天壤宰割民

物舍彼信順任此智計大道既隱詭計競設並以豪特力爭當

世居正慮明名號絕替身兼萬乘籍同列國述劉先主志第六乾坤

渾始樹君立王天工人代萬邦是望明不二日地不二皇苟非

其器窮高必亢濛濛後主弗慮弗臧負乘致寇世業以喪述劉後主

七 志第 陽升三九品物始亨帝絃失振任非其良趙倡吳本禍

階亂是用長羅州播蕩朱劉李本旌莫亢皮張不造我醜攸行

哀哀元劉李本作元黎顧瞻非望述大同志第八素精南飄天維弛

綱薨薨劉李本作薨特流肆其豺狼蕩雄纂李本承殲我益梁牧守

顛摧黔首辛嘗三州毀曠悠然以荒絡結王罔民亦流亡述李

期壽勢志第九 華嶽降精江漢吐靈濟濟多士命世克生德

為世雋劉李本作雋幹為時貞畧舉士女表諸賢明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述先賢士女皇皇大晉下土是覆化澹教洽李本誕茲

阜會京畿今本華陽  
國志作阜會景嚴

總作綜 與作舉

五 伍百零伍

彥茂峨峨俊又豐豐英秀如嶽之崇如蘭之臭經德秉哲緯然  
有裕述後賢志博李本考行故總厥舊聞班序州部區別山  
川憲章成敗旌照仁賢抑絀虛妄糾正謬言顯善懲惡以杜未  
然述序志第十三劉李贊曰李本無此二字四牡駉駉萬  
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麋獲西守劉李本鹿從東廩伯  
勞之旬不接辰嘗茲珍嘉甘心庶幾中為令德一行可師瓊李  
瑰璋倣儻貴韜光暉據中劉李本作沖體正平揖宜尼導以禮  
樂教洽化齊木訥剛毅有威有懷鏘鏘宮縣馨筦諧諧金奏石  
拊降福孔皆總括道檢總覽幽微選賢與能人遠于哉

唐成都記序

唐盧求

蜀國自秦始通秦遺蜀王五美女蜀亦遣五人迎之到梓潼見  
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掣其尾不能得五人相助大呼拽之山  
遂崩五丁及秦女皆死惠王遂遣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  
因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莊為相置巴蜀郡遷秦人萬家實之  
民始能秦言以蜀令張若為太守前時蜀王開明尚納美女為  
妃蓋武都山之精也及死葬于城西遣五丁擔其本山之土  
以為塚今有二石尚在古老言五丁擔云陳莊既為秦公子相  
數年遂謀反殺秦公子秦伐蜀誅莊封子惲為蜀侯惲後母誣  
至蜀桃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菴堂

憚有罪賜劍自殺蜀人以其冤因為立祠又封子綰為蜀侯後  
 復疑綰反誅死自此但置守而已後以李冰為蜀守冰始鑿三  
 江引水以行舟楫岷山多梓柏大竹坐致材木又溉水開稻田  
 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置縣洛二水用便溉灌作石犀五以  
 壓毒蛟命曰犀牛後更為耕牛二又作三石人立水中冰非常  
 人也與江神約曰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大鑿巖崖通沫水道  
 江之龍大怒冰乃持刀入水與龍鬪龍死遂無水害迄今蒙利  
 蜀人稱邛繁為膏腴縣洛為浸沃昭襄王時又曰白虎為忠意  
 廩君之魂也歷四郡傷千二百人王乃募能殺之者邑萬家金

帛稱是巴夷胸臆廖中藥何謝作白竹弩於高樓瞰而射之死  
 王嫌其夷人乃刻石復田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不論殺人  
 不死與之盟曰秦人犯夷輸黃龍一雙夷人犯秦償清酒一鍾  
 其人安之遂號曰武夷其族又有濮賓賓尤武勇居渝水夾渝  
 以居為漢高祖前鋒陷陣善舞巴與蜀代為仇讎蜀嘗封弟葭  
 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至漢高祖六年始分置廣漢  
 郡高后城夔道開青衣文帝末以廬江文翁為郡守穿煎油口  
 溉田千七百頃立文學選吏子弟皆就學令俊父之士張叔等  
 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岷絡之地學比齊魯

孝景帝嘉歎遣天下郡國皆立文學自文翁始也文翁明天文  
 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揚州刺史孝武帝置四部都尉俛立  
 十八國於是郡縣多城觀矣又分牂牁置益州是為南益州宣  
 帝地節三年穿臨邛蒲鹽井二十置鐵鹽官自漢興至哀平牧  
 守仁賢宣德立教英偉命代之士其出如林璽書東帛交馳於  
 梁益之地矣雖魯之洙泗齊之榑下未足多也且漢徵八士蜀  
 預其四高帝分蜀郡北鄙置廣漢武帝分南鄙為犍為遂有三  
 蜀之號王莽改郡守為帥正以蜀郡為導江公孫述為帥正治  
 臨邛述僭號後漢光武帝滅述還為蜀郡順帝即位復為益州

郡名依舊州治大城郡治小城靈帝末以劉焉為牧及卒子璋  
 偽嗣建安十九年璋迎漢左將軍劉備至遂滅璋稱帝繼漢號  
 先主治成都魏末司馬昭平蜀復為益州晉受魏禪以州領郡  
 武帝末以成都為國封子穎為其王後賈人李雄僭稱王晉穆  
 帝永和初遣桓溫滅之復為蜀郡譙縱反安帝命朱齡石討平  
 之至梁分益州更置南北二益州以武陵王紀為刺史紀僭帝  
 號領兵東下為湘東王所殺後魏廢帝前二年尉遲迥定益州  
 置總管後迥舉義旗不受代為隋王堅所戮隋開皇元年廢總  
 管置行臺以蜀王秀為西南道行臺尚書令三年復為總管人

業元年廢總管為州又改州為郡聖唐武德元年復為總管三年置行臺改為益州以太尉秦王為益州道行臺總管又改為宋大都督府天后析益州置彭蜀漢三州開元二年始以齊景冑為劍南節度營田兼姚鵠等州處置兵馬使自此始有節度使也八年以李潛為使去兵馬使章仇兼瓊兼山南西道承訪使其後或兼或否亦無定制上元二年始分為東西川廣德二年復合為一大歷二年又分為兩川至今不改天寶二年改為大都督府十四載玄宗皇帝巡幸車駕留五月至德二年改為成都府置尹比東西二京號南都後復停大凡今之推名鎮為

天下第一者曰揚益以揚為首蓋聲勢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羅錦之麗管絃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讓其地腴以善熟較其要妙揚不足以侔其半況赤府畿縣與秦洛竝故非上將賢相殊勳重德望實為人所歸伏者則不得居此況控帶蠻落阨戎限羌非文武寬猛包羅法度之君子則不能得中庸以是聖庭慎擇尤難其任使號有三曰節度觀察安撫先時南蠻六部不相臣服天子每有恩賞各頒一詔呼六詔開元末節度使王昱受賄上奏合六為一乃封大酋師越國公蒙歸義為雲南王始獨稱南詔至楊國忠遙領蜀郡太守兼

曉作嗟見唐書

九  
肆百伍拾  
采訪使遂擾邊關希立功伐乃有瀘南不利之變貞元中韋令  
公臯爲節帥招復雲南十一月八日置使安撫兼統押西山八  
國近界羌蠻等使是爲三使韋令公本以奇勳兼旄鉞思立邊  
効又在鎮且歲久南詔爲其用拓地甚遠公旣卒劉闢繼公後  
以兵守險爲不順誅死家籍沒後京兆公爲節帥酷易軍政殊  
不以封域爲念成卒罔代邊蠻積忿至太和三年十二月蒙曉  
巔遂以兵剽掠至城下杜公填門不敢與爭會監軍使矯詔宣  
諭蠻人遂退工巧散失良民殲殄其耗半矣列政補完尚不克  
稱大中六年四月詔以丞相太原公有驅制羌戎之成績由邠

寧節度司徒同平章事鎮蜀蜀爲輿壤領州十四縣七十一戶  
百萬兵士五萬外疆接兩番人性勁勇易化以道難誣以智公  
至以儉約帥之以謹廉不伐臨之以刑賞法制平治之人歡且  
舞且夕詠公之德矣先是西蜀圖經甚備朝野之士多寄聲寫  
錄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卽據顯者集  
爲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大中八年戶曹參軍簡宏宗甚好  
學且目觀司徒相國之異績願付以傳示于後然不以文自任  
翦截疎長蕪言朴畧相國乃屬于小子令刊益之且曰不以淹  
徐疾速歸於流布以爲不朽之事求受命震怖又不欲以圖經  
全蜀稊文志

十  
肆百貳拾捌  
爲目乃搜訪編簡目爲成都記五卷經與圖之附益願終宏宗  
之職庶以此爲助也大中九年八月五日叙

蜀檣杌序

宋張唐英

唐英嘗觀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  
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瞶之夕至於白晝皎  
然則無能爲也且韋臯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  
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  
過項羽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修舉賢  
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爲也使皇闕在五代時

其爲惡必有大過于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  
不治則不惟蜀爲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  
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  
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  
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爲疑  
凡高貴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中立歎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爲之  
也皆朝廷委用之臣所爲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乎田龍游  
之論曰僭偽之主改聽堂爲宮殿改紫綬爲赭袍改僚佐爲卿  
相改前驅爲警蹕改妻妾爲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  
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之禍耶茲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  
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為世之鑑戒然編  
錄者如耆舊傳鑑戒錄野人閒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  
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修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  
煩簡失當尚多疎畧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卿張雲陳  
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教盡棄而不錄此觀者所以  
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錄凡一百三十  
卷嘗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閱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  
十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續長禹糧蒲騷之類各

為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畧而不書名曰  
蜀檣杙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衍其小說蓋使亂  
臣賊子觀而恐懼耳

蜀檣杙後序

陸昭迴

治平四年夏六月兩當縣尹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  
侍御史裏行張唐英次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十卷  
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叙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於褒貶  
善惡本末貫穿駸駘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古良史風召試  
秘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十四事書在英宗朝上慎  
全蜀稗文志

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  
今天子特排羣議而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方將據其所  
蘊而大有為於時彼春秋者乃區區龍斷時無所用心而寄之  
空言以寓勸戒豈比夫陳壽譙周輩齷齪弄筆硯紀一方之事  
而無補於政教耶次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史誅姦發潛論五  
卷總要監今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正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  
千餘篇皆秘而不傳於人而春秋最後出顯甫好事密購以歸  
予因為刊行以廣其傳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衛其辯豈予之志哉

成都古今集記序

趙抃

僕繇慶歷至今四入蜀中制定情偽風俗好惡瞭然見之  
不疑嘗謂前世之士編摭記述不失於疎畧則失於漫漶不失  
於鄙近則失於舛雜嚮治平末因取續耆舊傳而修正之去年  
陳和叔翰林以書見貽俾僕著古今集別為一書此固僕之夙  
心而未有以自發也繇此參訪舊老周咨碩生緝以事類成參  
拾卷不始乎蠶叢而始乎牧誓之庸蜀從經也從經則蠶叢不  
必書而書之於後何也揚雄紀之吾棄之不可也參取之而已  
矣事或至於數說何也久論之難詳也昔者齊太公仕於周司  
馬遷有三說焉疑以傳疑可也神怪死生之事不可以為教書

全蜀藝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之何也吾將以待天下之窮理者也書亂臣所以戒小人書寇盜所以驚出沒書蠻夷所以盡制禦之本末終之以伐蜀使萬世之下咸知蜀之終不可以苟竊也其間一事一物皆考定衆書釐正譌謬然後落筆如關侯墓今荷聖寺闢然有榜焉而仁顯者孟蜀末僧也作華陽記云墓在草場廟在荷聖此目擊之所當棄而從仁顯者也若夫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則亦一人之功不可以求備然竊意十得八九矣後之君子其亦有所照於斯乎

成都古今集記序

范百祿

成都蜀之都會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麗見謂天府縑縷

之賦數路取贍聲嚴望偉卓越他郡朝廷席五聖之厚基萬齡之泰明燭外遐愛均畿輔凡選建師長必一時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後以尹茲土其優馭西南之意槩古邈矣非獨隆於今也蜀之所以爲重於天下雖窮喁鳩舌咸共知之而其可以文載而永久者則往志躋錯近事缺絕殆不足以彰其重熙寧壬子八月詔以參知政事趙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再蒞此府蜀之黔黎夙云易擾小異故常必勤上心是時天子方惻然矜之故不憚委公以遠公倍道而來下車之初釐所當恤亟卽民心平紛解累人乃悅懌盡知明天子覆育遠方之意甚厚公亦自謂宜

於蜀也會翰林學士陳公和叔與之書曰蜀事可觀惜其墜落  
泯泯不耀公慨然留意每政事閒隙延多學博識之士與之講  
求故實掇采舊聞若耳目所及參諸老長攷覈是非自開國權  
輿分野占象州部號名因革之別其鎮其浸岡聯派屬之詳都  
城邑郭神祠佛廟府寺宮室學宮樓觀園游池沼建創之目門  
閭巷市道里亭館方面形勢至於神仙隱逸技藝術數先賢遺  
宅碑版名氏物事種種環誦奇詭纖音畢書繇秦漢以來凡為  
守介犖犖有風迹者若干人有唐迄今知府事居多閱碩端毅  
之望又若干人其行事暴於圖史不可勝述其始至若代去之

年月序次昭然著矣厥生偉人千古不乏澤我文化雋逸迭起  
科選德進相踵於朝數百年間無一遺者物有其善雖毫釐亦  
補實足以為一方盛觀自昔僭賊乘民凶災事變不同久近亦  
異悉其致寇之由及王師夷難底平之迹與夫歷代蠻獠叛服  
不常中國所以驅除羈縻得失之故又足以為不虞不若之明  
鑒嗚呼既有政以孚其惠又為書以憲厥後公之於蜀可謂志  
得而道備矣書成凡若干篇以類相從為三十卷名曰成都古  
今集記人之觀之信乎蜀之為重於天下非虛也哉

華陽國志後序

呂大防

先王之制自二十五家之閭書其恭敏任恤等而上之或月書其學行或歲考其道德故民之賢能表惡其吏無不與知之者焉漢魏以還井地廢而王政闕劉李本然猶時有所考察旌勸而州都中正之職尚修李本於羣劉李本國鄉閭士女之行多見於史官隋唐急事緩政此制遂廢而不舉潛德隱行非野史紀述則悉無聞見於時民益漓劉本作敖俗日益卑此有志之士所為歎惜也晉常璩作華陽國志於一方人物丁寧反覆如恐有遺雖蠻髦之民井曰之婦苟有可紀皆著於書且云得之陳壽所為者舊傳按壽嘗為郡中正故能著述若此之詳自先

漢至晉初踰四百歲士女可書者四百人亦可謂衆矣復至劉作自晉初至于劉李本周顯德僅七百歲而史劉李本所紀者無幾人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汲於邱原者蓋亦多矣豈不重可歎惜哉此書雖繁富不及承祚之精微然議論忠篤樂道人之善蜀記之可觀未劉吳何李有過於此者鏤行於劉李本世庶有益於風教云下劉李本作宋呂大防撰劉本在前第二行吳本始有朱元豐戊申秋日序八字宋元豐戊申秋日呂大防徵仲譔

重刊華陽國志序

李 羣

古者封建五等諸侯國皆有史以記事李本世罷封建為郡作後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縣然亦必有圖志以具述蓋以疆原訛域既殊風俗各異山川有險要阨塞之當備郡邑有廢置割隸之不常至於一士之行一民之謠皆有不可沒者顧非筆之於書則不能也周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辨其邦國都鄙夷蠻聞貊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之數要至於九穀之所宜六畜之所產亦未常李本作常不佔畢而紀其詳況夫環數千里之墜分城置邑殆踰數十中間時異事變往往裂為偏方霸國其理亂得失蓋有繫天下大數安可使放絕而無聞乎此晉常據華陽國志之作所以有補於史家者流也予嘗攷其書部分區別各有條理其指歸有三

焉首述巴蜀漢中南中之風土次列公孫述劉二牧蜀二主之興廢及晉大劉李本並作太康之混一以迄於特雄壽勢之僭竊繼之以兩漢以來先後賢人梁益寧州士女總讚序志終焉就其三者之間於一方人物尤致深意雖侏離之氓賤俚之婦苟有可取在所不棄此尤足以宏宣風教使善惡知所懲勸豈但屑屑於山川物產以資廣見異聞而已乎原本此本朝元豐間呂汲公守成都嘗刊劉李本是書以廣其傳而載禩荒忽刻缺愈多觀者莫曉所謂予每患此久矣假守臨邛官居有暇嘗博李本下剛訪善本以證其誤而莫之或得因撫兩漢史陳壽蜀書益全蜀秩文志

部者舊傳互相參訂以決所疑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文本李辨義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驗可信不李本有誣者若其無所考據則亦不敢臆決姑闕之以俟能者然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畧十得五六矣錢本既具輒叙所以冠於李本其篇首好古博雅與我同志者願無以夏五郭公之義而律之嘉泰甲子四季夏朔眉丹稜李季叔廬甫謹序李本作誤

續成都古今集記序

王剛中

昔清獻公刪取張彭為延慶鄭暉盧求周封等書為成都古今集記三十卷凡廢興遷徙及城郭官府坊市庫廩儒宮佛室仙館神祠陵墓渠堰樓臺池苑之名數與風俗之好惡人物之臧否方伯監司之至去蠻夷寇盜之起滅水石之殊尤蟲魚之變怪靡不畢載其采獲貫穿亦勤且詳矣自熙寧迄今八十七年事當紀述者蓋難遽數而舊記莫或踵繼見聞異辭日月寢久恐遂湮沒可不惜哉晉陵胡丞公常命僚屬論次未究端緒尋遷宣撫使事復中輟余來此將周歲蒙國威靈邊堠幸帖息斯民亦安堵如故因以閒隙搜訪纂輯作續記凡二十二卷前記全蜀秩文志

卷三十

序

讀月草堂

載古事往往有差謬則辨正之脫遺則補足之清獻所云知之有未至編之有未及者余固不免也其亦有待於後之君子乎

成都古今丙記序

范成大

前記趙清獻公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凡三十卷蜀之始封及分野梁益州劍南西川成都府屬郡縣得名之所自廢置因革之不同攷之詳矣後八十七年當紹興三十年庚辰王恭簡公續為之記有辨其差謬附益其未載者二記今皆具在續記之成距今纔十有八年雖事之當書者不至甚夥然恐自是日月浸久來者難考乃蒐耳目所及者繼書之名曰丙記其二記已載者皆不重出云

成都古今丁記序

胡元質

成都古今記起自熙寧甲寅前帥趙閱道集之凡三十卷後八十七年當紹興庚辰王時亨復為續記二十二卷廢置因革纖悉巨細靡不載也又十有八年當淳熙丁酉范至能復為丙記十卷距時亨去日未遠雖不至如前續記之多然二書之所不及者則加詳矣予以是年秋代置帥蜀四路兵民之寄是在焉蜀久困於征輸權酷之額雖減鹽茗之課猶重與其他邊防民政事所當行利與害去皆有端緒可覆而考也居三年綴為丁記二十五卷粗成一書惟沈黎蕃部繹騷踰時方定變之所起



以迄無事隨宜措畫本末具存姑俟論定別爲一編合成都四  
記而觀之往事頓前得過半矣

十九

肆百零玖

成都文類序

袁說友

天地之秘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斂而爲文章華藻  
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焉也兩京三都之賦摹寫天地繪繡山  
川綉道德揆天庭潤金石諧韶濩與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  
宙之間千百萬世下而知有兩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  
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可以不傳此文哉益古大都會也有江  
山之雄有文物之盛可觀絕景儂游神跡一草一木一石一壑

名公才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  
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略睹矣或曰兩京三都以賦而傳  
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而作者今獨無  
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亦傳矣爰屬蔡士撫諸  
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士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  
綺語折法度極眩耀其以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  
以下迄於淳熙其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  
益之文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缺三字如  
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者乎又

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栖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乎倘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摩斯文焉則知清寧闔闔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互五千里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益慶元五年二月望日謹序

成都志序

元費著

成都居全蜀上游其名稱自西漢始按禹貢蜀為梁州之分岷山導江東別為沱今導江與沱名縣鎮於成都此三代而上地志之見書而不可誣者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有沱詠於

二南之先然漢統於江以朝宗沱附於江以起興江首四瀆歷代祀其神於成都故成都為江之源而荆揚之江特其委爾考禹迹聲教之所被稽文王美化之所行徵諸武王逖矣西土之誓言論全蜀而泝源於成都上游之導江則孰有逾於詩書之為可信而有據哉謂三代而下秦惠伐蜀而後得與中國通文翁興學於成都而後得與齊魯比不端本於夫子剛定之經惟遷史之言是信亦學者之過也若曰周衰而諸侯叛蜀據阻自安職貢廢而文教弛秦惠伐之而後道路通文翁興學而後風化復斯可也舍詩書斷自秦漢以論蜀則未可也全蜀郡志無

慮數千惟成都有志有文類兵餘版燬莫存蜀憲官佐搜訪百  
至得一二寫本迺參稽訂正僅就編帙凡郡邑沿革與夫人物  
風俗亦槩可考焉遂鳩工鋟梓以廣其傳若文類之詳則有待  
於後之好事者至正三年二月費著序

四川成都志序

明 彭韶

郡邑之有志猶國有史家有譜一時雖非所急百世之下終必  
賴之蓋求修己之要治民之本志若無取焉然於稽疆理之分  
合考致治之因革鑒人才之得失與夫民情風土往跡舊聞皆  
於是乎徵志惡可無哉況善學者即事反己未必無助也成都

古有華陽國志久而失傳宋熙寧間趙清獻公再知成都始刪  
修古今事為集記紹興間制置王恭簡公再集熙寧以來事為  
續記至淳熙間范石湖胡長文二公相繼帥蜀又集南渡以後  
事為丙丁二記丙丁言者意以集記為甲續記為乙且次第以  
俟後人於無窮也凡事目創於集記後三記皆祖述之四記者  
今皆行于世二千年之蜀中更變故事得不泯者四記之力也  
自後迄於宋季至元氏二百餘年無有纂修之者我朝宣德初  
故少宗伯五羊陳公庭器來為四川憲使乃修成都府志於古  
事采四記所言而約之於今事依官修圖志而新之其於淳熙  
全蜀統文志

以後至正以前之事則未暇補入亦無序文凡例可稽蓋未成之書也陳公文行高雅善於著述豈以當時召入之遽而止歟邇來又五十矣成化丙申春襄城李公公勉及韶偕處藩憲相與慨嘆茲事若緩而急不可終墜乃延禮致仕紀善黎君士紘貢士徐君山甫重加纂集韶於餘力亦為考校間附以鄙見論序一二至是粗完凡二十五卷其義例頗與集記不同不敢以戊己為差名曰四川成都志惜李公擢貳內臺無從而就正也遺舛之咎其得而辭諸

序 鄞都志目錄

楊孟瑛

右鄞都志目錄孟瑛所次第武王賜太公履東至于海西于河南于穆陵北于無棣孟子亦曰域民以封疆之界蓋郡分土守而為邑以是為守也故首疆域疆域之內有山有川故次山川山川險阨邑恃以固故次形勝九州皆有分星不以是辨野何以察妖祥故次星野世易物改則邑有併有割故次沿革邑以民為本故次戶口有人此有土故次田賦有財故次土產山川土田戶口貢賦必治以官故次官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與民守之故次城郭街與坊巷皆城中之途市則鄉民市買以粟與械器相易所謂以羨補不足者也故次街市坊巷城有坊鄉有

里所以區別民居故次鄉里郵驛宣令津梁通往來皆政之不  
可闕也故次郵驛次津梁政有所宜先莫如鰥窮故次惠政歲  
有豐凶不可無備故次荒政足食足兵事相維繫故次武備民  
為貴社稷次之故次祀典民治神祀政其修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故次學校科貢則學校所成也故次科貢茂才異等或行業名世  
科貢之英也故次人物教化興行賢哲作則則風動於上習變  
於下故次風俗風俗大都以廉恥節義為重故次貞節次隱逸  
然必一邑之間得賢長貳為之父母師保休養以厚生化導以  
敦俗乃有賴焉故次名宦推封所以勸孝賜高年爵所以敬長

皆風化之餘世改人亡遺跡未泯皆人物之餘故次恩典次古  
蹟次坵墓次樓臺惟老釋之教於吾道別為一端故次釋老文  
所以記一邑之事詩則詠謂之者也故以為終惟邑有志猶國  
有史史掌於史官日有錄歲有紀代有書郡邑得人則志修否  
則廢廢文則事皆逸文獻不足徵矣豈細故哉吾邑之志毀於  
兵燹且百年成化甲午教諭陳先生璣嘗有事編纂未脫稿滿  
去宏治丙辰麻城明侯紳雅意修輯請於郡宋公甫公以屬孟  
瑛孟瑛延長壽孔蓋臣與同事由是撫實於稗官質疑於故老  
事以類分例以義立類例之端各著臆說雖才乏三長而事備

條自覽疆域則見經畫閱廢置則見盛衰稽戶口則見富  
富考風俗人物則見政教吾鄉之文獻蓋庶幾焉凡治邑者取  
一編置案牘之間仕優而讀之因文以求義因事以求鑒興廢  
補敝因革從時吾民尚亦有利哉某成是書版行十餘年矣嘗  
自病寡陋況多闕遺備官天府特乘餘暇刪定而更刻之序此於目錄左方

夔州府志序

劉瑞

夔介雍及荆古梁州之東徼自岷峨而下山川流峙若堂奧然  
夔其門與而峽又門之隘而高者峽口有堆曰灩澦孤根峭骨  
獨抗奔濤於終古而諸石牙撐角抵者奴耳左右二山曰白鹽

赤甲碑砥倚天而售奇獻巧如十二峰者其兒孫乎此豈徒哉  
乃剛柔之變結而為干城以開夫參井之靈萃府治實臨是微  
亦雄矣府下有縣曰奉節曰巫山曰雲陽曰萬曰達以至於建  
始名凡十二縱橫無慮千里其間沿革顯晦地勢人物不續與  
行風俗食貨與夫古今文字未之或無不志其誰以傳洪武辛  
酉改州為府到今無方策可考闕事孰大焉正德己巳臨川吳  
君顯之起進士冬官郎中出領夔牧視篆餘慨厥心已顧賊病  
兩川戎馬騷屑弗暇越壬申林見素公殲賊殆盡而民汔小康  
君乃移札十二縣俾咨訪所當書者以至聘文士彙次成志將

鏡梓屬亨序焉嗚呼夔其有光也夫先是過夔者或問志有無  
曰無殆藐夔為陋邦矣繼今聞是志而知吳君此舉衆弛畢張  
雲布星列 缺五字 應敏襟言曰有是哉夔也可忽諸况形  
勝交會神摩氣蕩而偉人迭出焉其志固不止此人稱吳君興  
學慎罰節財重彝典而膏澤乎民者良厚斯足徵矣嗚呼夔其  
有光也夫故序

